

中学语文

导读

重读

初中语文课文（第二册）

李炳海 主编 顾振彪 顾之川 审订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前 言

为了配合新编中学语文课本的教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及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室和吉林文史出版社组织编写这套《中学语文赏析导读》丛书。它既是中学语文教师的教学参考书，又可作为中学生的课外读物，用以促进广大师生对新编中学语文课本的理解消化，推动中学教育改革。

根据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本套丛书遵循以下原则：

一、努力发掘新编中学语文课本选录篇目所蕴含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它所负载的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民族传统，用以提高中学师生的认识能力、道德修养、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在阐释作品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时，要兼顾中国和外国、古代和现代，做到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结合，形成纵横交错的时空网络。在努力吸收各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二、注重思维方式的更新，致力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在赏析导读过程中，破除了僵化的思想模式和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调整思维方式，转换观照视角，选择新的切入点。重视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结合，同时，对于直觉、感悟、联想、幻想等思维形式亦予以充分关注，发挥它们在解读课文中的作用。赏析导读不但促进师生对课文的理解，而且能够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找到解读各类课文的正确途

61VA447108

径。

三、致力于中学师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因此，要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对课文进行赏析导读，可以从文化学、哲学、历史、语言学、民俗学等方面入手，使师生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受到方法论方面的熏陶。在运用各种科学方法的过程中，密切联系中学教材和师生的实际，没有生搬硬套，故弄玄虚。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导读时，坚持语言文学本位，最终落实到中学师生语言文学能力的提高，避免远离语言文学作无限延伸的泛化倾向。

四、本套丛书旨在调动中学师生教学和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培养他们的个性。一方面引导师生进入课文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历史环境，以及作者的心灵、情感世界，使他们能够和自己的阅读对象进行多方面沟通；另一方面，为师生之间的交流切磋提供契机，做到教学相长。

目 录

莫叹飞絮空飘散/1

——张晓风《敬畏生命》的人生思索

生命的礼赞和生活的强音/7

——蒙田《热爱生命》纵横谈

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15

——宗璞《紫藤萝瀑布》的情思哲理

新潮话题 传统写法/23

——张洁《挖荠菜》棱面观

幸福是心灵的感觉/28

——毕淑敏《提醒幸福》的警策隽永

生灵 多维度关怀/41

——享受刘白羽《白蝴蝶之恋》

信仰、精神与品格/47

——读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阴沉黑夜里 那一点橘红色的光/54

——细品冰心《小橘灯》

耿耿此心 天日可鉴/60

——赞陈毅《梅岭三章》

把瞬间凝固成永远/66

——王愿坚《七根火柴》的艺术魅力

汹涌大潮中的一朵璀璨浪花/73

——D.C.狄斯尼《勇气》赏析

鸟语花香话物候/80

——竺可桢《大自然的语言》结构表达艺术

探索星空奥秘 揭示人生哲理/87

——叶至善《卧看牵牛织女星》的匠心寓意

自在娇莺恰恰啼/97

——布封《莺》的乐观情调

古今中外 漫笔趣谈/104

——卞毓麟《数字杂说》读解

伟大探险的生动记录/111

——朱长超《月亮上的足迹》评说

儿时乐土的深情追忆/118

——鲁迅《社戏》的行文波折与心理描写

生命与乐舞的交融 阳刚之美的颂歌/124

——刘成章《安塞腰鼓》的气势与动静调遣

奇笔写奇声 描写绝调的一篇绝唱/129

——刘鹗《绝唱》的衬托与移觉手法

人生 从音乐开始/135

——王蒙《在声音的世界里》对艺术的感悟

作家眼中的摆渡与人生/141

——高晓声《摆渡》的多重意蕴

次第开 排闼来/147

——陶渊明《桃花源记》畅游

亦真亦假难分辨/160

——林嗣环《口技》的写作艺术

- 富贵荣显而能折节好学/165
——《资治通鉴·孙权劝学》的来龙去脉
- 神童废学成庸人/172
——王安石《伤仲永》的启示
- 君莫啼 漸行渐远伴知己/177
——说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创意
-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183
——崔颢《黄鹤楼》始末
- 听君一曲长精神/189
——感受刘禹锡《酬乐天席上见赠》
- 是谁不知亡国恨/197
——解杜牧《泊秦淮》
- 想象、形象思维与诗/203
——李商隐《夜雨寄北》谈片
- 矢志不渝 高山可移/209
——《愚公移山》的笔法和文化内涵
- 千古一铭玑珠久/214
——刘禹锡《陋室铭》鉴赏
- 技巧,注重技艺必巧/223
——纵横回看周敦颐之《爱莲说》
- 庞然大物 外强中干/234
——柳宗元《黔之驴》的深刻寓意
- 从厚古薄今到不辨真伪/238
——刘基《工之侨献琴》的寄托
- 烈烈英豪 暮年壮志/243
——评曹操《龟虽寿》

欲哭无泪 几断人肠/**249**

——杜甫《石壕吏》剖析

如今尝尽愁滋味/**254**

——读李煜《相见欢》

塘畔江边说颖悟/**261**

——领略朱熹的《观书有感》

英雄气壮 儿女情长/**267**

——品味辛弃疾《清平乐·村居》

莫叹飞絮空飘散

——张晓风《敬畏生命》的人生思索

柳絮杨花，随风飘荡，是人们每年都可以见到的物象，古人很早就把它写入诗中。《晋书·列女传》记载，谢道韫是东晋才女，有一次大雪纷飞，谢安令晚辈用诗句巧作比喻。谢朗云：“散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云：“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听后大悦，对谢道韫的比喻甚为赏识，认为她以柳絮拟飞雪更为传神。进入唐宋以后，专门吟诵杨花柳絮的诗词日益增多，观照的视角也变化不定。北宋诗人韩琦的《柳絮》诗云：“惯恼东风不定家，高楼长陌奈无涯。一春情绪空撩乱，不是天生稳重花。”这是把柳絮比作轻佻的女子，她在春天耐不住寂寞，随风浮游，无有定处。南宋陈与义的《柳絮》诗云：“柳送腰肢日几回，更教飞絮舞楼台。颠狂忽作高千丈，风力微时稳下来。”这首诗表面是描写柳絮，实际上是讽刺官场上那些附炎趋势的小人，他们依仗靠山扶摇直上，一旦靠山不力，便不得不沉沦下来。这两首诗都对柳絮持否定态度，通过吟咏柳絮，品评不同类型的人物，而且都是把道德标准放在首位，关注的是人的品格。

《敬畏生命》这篇课文也是由柳絮杨花一类物象写起，倾诉自己的感悟。课文写道：“我起先是不经意地坐着看书，忽然发现湖边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到草地上，有些飘入湖水里。”从这段描写中可以断定，那些飘散的白色的纤维，正是杨花柳絮一类东西。可能是产

生这些白色纤维的树木比较高大粗壮，所以，吐出的纤维状花絮也特别多，以至于大团大团的，犹如棉花。作者是旅居美国的华人，可能是对于飘絮的树木还叫不出名字，因此，只是对飘絮加以描写，而没有提到生出飘絮的具体树木。

那么，课文作者由纤维状的飘絮联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是生命，“我几乎是第一次遇见生命——虽然是植物的。”他从纤维状花絮的飘荡，领悟到生命的传递、生命的顽强、各种生物为自身延续所付出的代价。课文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审视飞絮，把人的生命和各种动植物的生命加以沟通，站在生命一体化的高度上抒发对生命的敬畏。

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把人自身和杨花柳絮沟通，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不过，把古代相关诗词和这篇课文相比，仍能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杨万里《柳絮》诗云：“只道垂杨管别离，杨花一去不思归。浮踪浪迹无拘束，飞到蛛丝也不飞。”这是以杨花的飘游、沦落暗示人生踪迹。人的浮踪浪迹像杨花那样远游不思归，而一旦有了固定的栖息场所，又像杨花沾在蜘蛛网上一样，想动也动不得。人和杨花一样，有生命处于自由状态的欢乐，但最终还遭到禁锢，不再享有自由。金代高士谈《杨花》诗写道：“时来官柳万丝黄，去日飞毬满路旁。我比杨花更飘荡，柳花只是一春忙。”诗人由杨花的飘游不定，联想到自己终年累月的忙碌劳顿，觉得自己连杨花都不如。古代文学作品在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把人和杨花柳絮相沟通时，感悟到的是生命的遭摧残、被损害，是人生的有限和短暂，从总体上看基调是低沉的，慨叹的是生命的不幸、凋零。这篇课文则不同，作者由纤维状的飞絮联想到的是生命的延续、生命力的顽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生命的珍惜、敬畏。作者对生命的态度是乐观的，所抒发的感慨具有鼓舞人

心的力量。课文也写了纤维状花絮在飘游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失，为种群延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得出的结论并不消极：“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余，只有一颗种子足以成树，但造物者乐于做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这段话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它表达的是对生命的崇敬，是对献身精神的礼赞；同时寓含这样的哲理，生命是用牺牲生命的方式换来的。纤维状飞絮是柔软的，如同棉花，如同云朵，但是，它所包蕴的生命却是坚韧的、顽强的；飞絮漂荡，它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而所保留下来的生命是极其珍贵的。飞絮激发起人的崇高感，成为人的膜拜对象。

描写飞絮，几乎都要展示它的具体形态，古代诗词在这方面多有创造，尤以苏轼的词《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最为典型，全文如下：

似花还似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这首词表达的是伤春惜别的情感，对杨花的形态作了传神的描写。杨花飘零时，像花又不像花，介于花与非花之间。它飘入池中，化作细碎的浮萍。落在地上，化为尘土。课文对于飞絮也有生动的描写，它是飘散着的白色的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到草地上，有些飘入湖水里。”对于飞絮的形状、色彩、动态都作了刻画，飘落的空间有草地、有水池。在描写飞絮形态时，课文和《水龙吟》词并没有根本的区别，甚至有几分相似。但是，苏轼词对杨花的描写，局限在它的外部形态，没有再向深处开掘，杨花就是杨花，不再追究它的植物学意义。课文则

不同,它在描写飞絮的外部形态之后,转入对飞絮植物学意义的叙述:“小学的时候知道有一类种子是靠风力吹动纤维播送的”。由于作者眼中的飞絮不再仅仅是一种物象,而且还是种子传播的一种方式,由此引发对生命的敬畏。苏轼是用诗人的目光审视飞絮,所展示的飞絮形态是直观的表象,是从表面特征切入沟通物我。课文作者在观照那些白色的纤维时,一方面有诗人的朴素直观,同时又有科学家的眼光,由外部形态深入到内在机理,关注物种的延续、繁殖,头脑所储备的植物学知识发挥了作用。朴素直观和科学观察的结合,是课文作者的思维特征,这是他超越古人的地方。

这篇课文有三条线索需要加以梳理。

一是作者精神状态的发展变化。他开始在湖边看书时是“不经意地”,并没有想要观察周围的形象,他的注意力是在书上,而不是在周围的景观。此时,纤维状的飞絮在他视野之外、意念之外。他发现纤维状飞絮是在“忽然”之间,是这种物象一下子进入他的眼帘,但是,“我当时没有十分注意,只当是偶然风起所带来的。”纤维状飞絮虽然被他发现了,但还没有成为兴奋中心,还没有聚精会神去观赏、思索,还把它当作偶然出现的物象。随着纤维状飞絮越来越多,作者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感到“吃惊”,产生极大的兴趣。到了第二天,“我感到诧异和震撼”,他已经完全被吸引住,并且引起强烈的心灵震动,难以平静下来。经过思索和联想,“满心所感到的是一种折服,一种无以名状的敬畏。”至此,作者的情感体验发展到高峰,作品的主题也自然生成并且显现出来。课文在表现作者精神状态的变化时,所用的词句都是准确的,富有提示性。不经意、忽然、没有十分注意、令人吃惊、感到诧异和震撼、折服、敬畏,这些词句构成前

后相继的发展链条,勾勒出课文作者的心路历程。

二是由量到质的升华。课文在描写树籽的传播状况时,注重量的积累过程。作者先是看到“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在这个阶段,他所见到的飞絮虽然单个形体较大,但总体数量还不是很多。到了后来,情况就不同了,他发现飞絮并不是偶然起风带来的,而是由树吐出的。“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些树仍然浑然不觉地,在飘送那些小型的云朵,倒好像是一座无限的云库似的。整个下午,整个晚上,漫天都是那种东西。第二天的情形完全一样,我感到诧异和震撼。”课文通过渲染时间的长久,用以显示飞絮数量的众多。从好几个小时到整个下午、整个晚上,再到第二天,那几棵树一直在飘送着飞絮,数量之多是难以胜数的。飞絮是树的种子,它虽然传播时数量众多,但真正能够在土壤中发芽生根、长成树木的极其有限。有感于这样的事实,课文写道:“我不能不被生命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所感动。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余,只有一颗种子足以成树,但造物者乐于做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这里所说“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指的就是前面描写的树絮飘散的景象,它漫天飞舞,持续很长时间,为延续种群生命所作的投入是巨大的,产出却很小,或许只有一粒种子能够成树。课文作者通过相差悬殊的数量对比,悟出生命延续过程的悲剧性,它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对飞絮的理解实现了由量到质的提升。如果没有对树絮飘散的数量渲染,后面对生命哲学的揭示就缺少依据,难以产生感人的效果;反之,如果停留在对树絮飘散状态的描写,不从生命本质的层面加以提炼,课文就会流于表面化,缺少深刻的意蕴。

三是由实入虚的伸延。课文共五段,前四段所描写的是作

者亲眼见到的景象，以及所引发的感触。飘送飞絮的树生长在现实土地上，飞絮如棉花，如小型的云朵，都是实有其物。可是，课文结尾部分却由实入虚，是如下一段文字：

我至今仍然在沉思之际想起那一片柔媚的湖水，不知湖畔那群种子中有哪一棵成了小树，至少，我知道有一颗已经成长。那颗种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在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蔚然成阴，教会她怎样敬畏生命。

这段话前面一句提到的“柔媚的湖水”，回应课文的开头部分，是现实的存在物。然而，后面提到的“土地”，以及在这块土地上蔚然成阴的“小树”，却都不是物质实体，而是课文作者的意念、感受。她所说的“土地”存在于“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是作者的心灵世界，属于精神领域；那棵蔚然成阴的小树是在作者心田生长起来的，指的是对生命的理解、热爱，是作者面对树絮飘散所产生的感悟。这里所说的“那颗种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实际是说飘散的树絮激发了作者的生命情思，引起共鸣，闪耀着智慧的火花，结出精神硕果。

张晓风是台湾作家，课文讲述的是作者在美国印地安那州的所见所想。柳絮一类物象最能激活游子情思，那些旅居他乡之人，往往由飞絮联想到自身，有一种飘泊感、流浪感。这篇课文的高明之处在透过树絮飘散的表象，看到了生命之火的传承接续。作者在寄居他乡之际，就不再只是把自己视为飘散的树絮，而是意识到自身作为生命种子的意义，去寻找能够生根发芽的土地，要蔚然成阴。生命的延续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课文作者领悟了这个道理，懂得敬畏生命，也能够勇敢面对各种不利于生存的因素，坚韧不拔地去开辟未来。

(李炳海)

生命的礼赞和生活的强音

——蒙田《热爱生命》纵横谈

自古以来，人在世上就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生命的理解；而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以及对生命的理解，又决定人的生命价值的大小。以上是紧密联系的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形成因果关系。蒙田《热爱生命》一文论述的就是以上三者的关系，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看法。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生，是课文首先提出的问题，不过，课文作者不是立即给出答案，而是从辨析“度日”这个概念开始，引出人生态度这个重大的话题。课文对“度日”赋予两种含义，一种是消极的，就是“消磨时光”；一种是积极的，是“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在前一种情况下，外界条件不佳，令人不快；在后一种情况下，外界条件优越，人的心情愉快。前一种情况下，人在痛苦中煎熬，度日如年，是以厌恶的态度面对生活；在后一种情况下，人的身心愉悦，是以审美的方式品尝生活的甘甜。课文所说的“天色不佳”，“风和日丽”，不是纯指自然界的气候，而是用来比喻人生的困境和顺境。是的，人生不能总是万事如意，不可能总是充满欢乐，没有丝毫烦恼。苏轼《水调歌头》词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道出了人生苦辣酸甜五味俱全的事实，因此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承认人生是忧患与欢乐并存，痛苦和幸福错杂，在这方面蒙田和苏轼是一

致的。那么,如何对待人生这两种不同的境遇呢?课文作了明确的表述:“坏日子,要飞快地去‘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课文作者不回避坏日子,但要尽快打发它,其主要精力是集中在如何度过好日子方面,这是他的兴奋中心。由此不难看出,作者的人生态度主要是以审美的方式面对生活,慢慢地赏玩,细细地品尝,充分领略人生的美好和愉悦。

那么,人生果然如此美好,充满欢乐吗?有人作出了不同的回答,那些哲人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生活的利用不外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课文所说的哲人,指的是欧洲中世纪神学家,经院哲学家。欧洲中世纪盛行的是基督教,这个宗教的理论基础是“原罪说”,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亚当、夏娃因为偷吃了智慧果,因此被逐出伊甸园,遭受各种苦难,人类的不幸就是由此而来。基督教把人生看作赎罪的过程,耶稣是为解救人类而生,所以经历各种磨难。基于对人生的这种理解,因此,基督教回避现实人生,把它看作是虚幻的、低贱的,对它缺少应有的关怀。其实,几乎所有宗教对人生都持这种看法,佛教徒就是有感于人的生老病死而主张四大皆空,否认现实人生的乐趣。

蒙田不同意那些“哲人”对人的生命的理解,以及他们的人生态度,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至于我,我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于乐趣,即便我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恩赐,它是优越无比的。

和宗教对于人生命所持的看法相反,蒙田认为人的生命在本质上不是苦难、忧患,而是富于乐趣;它不应该被回避,受诅咒,而是值得称颂的对象。蒙田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呢?这与

他对生命来源的理解直接相关。人的生命是自然的恩赐，而且还优越无比，人为万物之灵，有许多高过其他生物的地方。自然造化对人的生命情有独钟，使它具有其他生物无法相比的灵性。因此，人应该热爱自己的生命、应该使生活充满乐趣，而不是像宗教徒那样在苦难中打发人生。基督教是从上帝造人的观念出发来看待生命，蒙田则是把生命视为自然造化的厚赐，所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由于把人的生命看作是自然造化所付与而用审美的态度观照人生，这种情况中国古代道家就已有之。道家认为，人身不是自己所有，是天地托付的形体；生命不是自己所有，是天地委付的和气；天性不是自己所有，是天地委付的自然；甚至子孙后代也不是人类自身所有，而是天地蜕变的形式。具体论述见于《庄子·知北游》。经过一番转换，把人的一切都交付给了自然。在道家看来，客观自然的任何变化都是可喜的，令人愉快的，由此而来，人的生命形式的变化也是赏心悦目的事情，正如《庄子·大宗师》所说：“若人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人的形体千变万化，没有穷尽，由此带来的快乐也就无法计量。

蒙田把生命看作是富有乐趣的，这就决定了他的生活态度是达观的。生活环境会有变化，生存条件有好坏之分，但心情却总是乐观的，而不会屈服于外界。正如文中所说，“如果我们不堪生之重压而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失去生命的乐趣，这是蒙田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他嘲笑宗教的愚昧和虚幻，对那些受宗教毒害的人表示同情和不解，“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这里的糊涂人指的是相信有来生来世的宗教徒，他们把生命看作是不幸的、痛苦的，因此，他们的生活有摆脱痛苦

的躁动不安,却没有任何乐趣;他们的生活单调枯燥,没有斑斓迷人的色彩。蒙田所理解的人生是欢乐愉快的,不会为任何压力所改变。早在他生活时代的前几个世纪,中国的道家和东方泛神论者也已经作到了这一点,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一个东方人如果遭受苦难,他只把它看作命运的不可改变的决定,仍然泰然自若,不感到什么悲伤抑郁或愤懑不平。”^①道家理想中的人物正是如此,他们不怨天尤人,不感慨命运,而是安时处顺,始终保持乐观旷达的态度。蒙田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道家是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流派,尽管他们的思想基础有很多差异,但都把人的生命归功于自然造化,看作是自然的厚赐,因此都以审美的态度面对人生,具有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他们的思想闪耀着生命的光辉,是人性的觉醒。

有生必有死,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这是自然法则,是不可改变的现实。蒙田对现实人生的态度是乐观的,他对于死亡也看得很透彻,同样以乐观开朗的态度面对它,课文写道:

不过,我对随时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生之艰辛与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

乐生恶死是人类的本能,不过,人类有时也能超越这种本能,变恶死为乐死。这两种情况,一种是人生的不满足所导致,一种是人生满足的最大实现。人生的不满足能产生乐死愿望,他之所以愿意死去,是因为感到生活过于痛苦。这种人虽然也把死亡看作是一种欢乐,那是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是出于无可奈何。正如课文所说,这些人之所以对于随时告别人生毫不惋惜,“是因为生之艰辛与苦恼所致”,他们的死是人生的悲剧,也是对现实人生的反抗。《庄子》一书以漫画笔法讲述了许多这